

著 仁庫、亞里依

遊擊札記



520/5

879.57
3

蘇聯英雄庫仁 著

游擊札記

附葉列娜、科諾寧科所著

依里亞、庫仁略傳代序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依里亞、庫仁

葉列娜、科諾寧科 著

小孩依里亞、庫仁喜歡捕鳥。有一次遭了不幸，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一隻腿。這事在他心裏留下了個傷痕，因為依里亞，也如世上的一切小孩一樣，幻想樹立奇功偉績，夜裏常夢見打仗，旅行，遭遇颶風等等，而他自己不是當司令，便是當航行家。

一個天朗氣清的正午。小孩們都玩耍去了，有的踢球，有的爬樹，也有互為毆打的。依里亞却腿裏繃帶躺在一旁，氣得眼紅紅地（他認為流淚便是懦弱）在那裏悲歎自己的一切理想均成虛幻。

後來，童年時心靈中的創傷逐漸痊愈了。小孩已忘記自己腿殘廢了的事情了。他成了童子團的團員。他很熱心於團務，因而在他面前就開闢了新的前途。他是個大胆，直率，敢作敢為的人。小孩們選舉了他當童子團的隊長。他那種矮小的身材，扁平的鼻子，圓圓的臉孔，如此不驚人的面目，還加上殘廢的腿，却並沒妨害他的當選。在科爾契渥地方，這隊童子團要算是最有戰鬥精神的了，每天想出各種有趣的童子團的玩意兒。

依里亞很滿意的了，只有時還暗地裏抱怨造化，爲什把他生得這般矮小，配一個這樣引人發笑的翹鼻子。他還是照舊渴望樹立奇功偉績，像一切兒童一樣，以爲有着寬闊肩膀，宏量聲音和漂亮鷹臉的魁梧人物，是最容易成爲英雄的。

第八年級時，他被接受入青年團了。於是在他面前又開展着廣大的前途。現在他已經很好地瞭解，並牢記在心了，人生主要的事業，是貢益於自己祖國，貢益於全人類。而那時你就不會是虛度一生，不管你面貌怎樣，身材如何，甚至不管你幼年時，是否從房頂上跌下來過，都是不關緊要的。並且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當鏗工還是當教員，當醫生助手還是當排字工人，當農業技師還是當船長……也都是一樣的。

可是依里亞却既沒當排字工人，也沒有作農業技師。他却進了莫斯科內河技術學校（這是很接近於他內心的幻想的），畢業後，他就在航行莫斯科—窩爾加運河的「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船上當舵手。在舵手和副船長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他才滿二十歲，但看起來相貌來，還長得更爲年青些。「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輪船似乎是一個小夥子在駕駛。他很幸福，因爲他工作得很好，且終於感覺到了青年團教給他的話，——他並不是在蘇維埃土地上虛度一生。

戰爭爆發了，又刺戟了他心靈中的創傷。他又重新記憶起自己的腿來了。終日沉陷

於羞慚，悲哀，失望之中。兩個弟兄都上前線了，他却被解除了軍役。卑劣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已闖入祖國領土，而他却不能投身前線戰士底隊伍。他整個靈魂都激動起來了。但這次却不是什麼追求奇功偉績和光榮底盲目少年渴望。他連想也沒有想到這點。不，這已是另一種念頭了。要知道當法西斯瘋狗，豺狼成羣闖來撕裂祖國身軀時，他是不能坐視不理的呀。他想到一切男子所在的地方去。他是應當到那裏去的。

依里亞很發愁。因為自己這條腿，幾乎憎恨自己，並憎恨那些認為他不適於服軍役的醫生。他認為他自己很健康且是精於射擊的。

可是，喜從天降了。是的，青年團員依里亞認為這是他的幸福。青年團派最好團員前去幫助游擊隊。依里亞就趁此機會懇求說：

——請派我去吧。要知道，這並不是紅軍：我的腿在這裏是不相干的。派我去吧！

5
：這是離斯摩稜斯克二百公里的一個處所。這裏，依里亞炸毀了德國人運送軍火的鐵路，並且還消滅了整整的一列法西斯帶列車。依里亞自告奮勇請求去執行危險的戰鬥任務。游擊隊員們探知了：列車只在夜裏兩點鐘時才來，但德國巡查兵却不斷地放射火箭來照耀着鐵路。通常在火車前面，是走着一輛配備機關槍的搖車，向兩旁掃射肅清道

路。而火車則在後面熄滅燈火跟着爬行。

隊長召集了全體游擊隊員。

——同志們！事情是很困難的。得找個人躺在那裏警戒，讓搖車過去，然後：

依里亞興奮得啞着嗓子請求說，——請讓我去吧。

他們一共去了兩個人：依里亞和另一個游擊隊員。他們在靠近火車轉彎的地方各人掘了個小塹壕，在那裏躺下了。在另一個地方則埋下了地雷。

遠遠地傳來了一陣搖車的聲音。周圍忽地光亮得像白晝一般。機關槍嗒嗒地叫吼了起來。搖車隨着過去了。依里亞立即就在黑暗中聽到了車頭底沉重的喘息聲。

火車頭走到埋地雷處跟前。依里亞及其同志就迅雷般的把引線接好躲開了。火車頭大吼一聲，直跳起來，隨即就像個受傷野獸似的倒臥地上了。車箱互相衝撞着。轟隆聲震撼了全空，土地也爲之戰動起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火車箱中德軍的砲彈炸裂了。

依里亞躺着失去了知覺。木板，碎片，一堆堆的灰燼向他撲了來。只當一切都已完結，他才用燒壞了的手，化很久功夫扔去這些碎片以後，才爬了出來。同時他的同志也爬出來了。依里亞向他說了幾句話。他沒有回答。而後他的同志也向他說了幾句。依里亞也沒有回答。他們兩個的耳鼓都振聾了。只是直到半月以後才恢復了原狀。

在所有兩月游擊戰鬥生活中，這位青年底情緒，都幾乎常是興奮快樂的。他常被派去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

在十月裏却出了件不幸的事。德國人發現了前去執行某種任务的游擊部隊。德國人用迫擊砲把他們趕到無法通行的泥沼中去了。怎麼辦呢？游擊隊員們在深及喉際的水裏和水苔中坐了兩個晝夜。總得設法逃出這裏才行。依里亞的病腿已發腫。他再不能行走了，一念及要把自己的狀況告訴同志，他就感覺萬般的難過。同志們也看出這點。他們就用手把依里亞抬着走。游擊隊員從泥沼裏掙扎出來後，就經過戰線把這位青年送走了，並緊緊地與他握手告了別。

依里亞住了七天病院，但這七天的功夫却好似度過了幾年似的。他片刻不安地揭起被蓋來瞧自己發了腫的脚。第八天醫生允許他出院了，還給了個字條，上面寫着說，依里亞再不能執行任何戰鬥任務了。

他收着這張字條，好似荷包裏有塊剛從熾燃的爐子裏掏出來的煤炭一般炙着他的身體，就把它揉爛拋棄了。

7
他回到了莫斯科。腿不痛了，法西斯匪徒正從各方面往莫斯科闖進。往莫斯科去！領會了作戰快樂的他此刻待在後方，是特別的感覺難堪的：

青年團又派遣敢死隊去幫助游擊隊了。於是依里亞又懇求說：

——同志們，派我去吧。我也是有點兒經驗的呵。我應當到那裏去。

於是他就到瓦洛科拉木斯克森林去了。

：這是當地游擊隊戰鬥活動的頭幾日。初次的埋伏。初次的來獵取法西斯野獸。此時人們不由的還感到怯懦，焦急，不堅決。人們還不知道怎樣來開始作他們隱藏在林子中應作的事情。誰去打頭陣？

依里亞毅然地說，——請給我幾個人，我去作。

依里亞帶着六個人出發了。

德國強盜把洛托勝諾——維索科夫斯科也公路誇張地稱爲柏林——莫斯科公路。主要的交通都集中這條路上。於是依里亞就來到了這裏。游擊隊接得情報，說法西斯蒂的汽油車，將在黎明時分由此通過。德國人缺乏汽油，他們急等這些油車到來。

依里亞及其六個戰鬥同伴，在離大道十五公尺的地方躺下了。十七輛卡車已經駛過了，但汽油車却沒有一些蹤跡。

——也許他們今天不來吧？——有個人牙齒冷得發顫地問道。手足都凍得麻木了，因爲他們已在雪地裏躺了五個鐘頭。依里亞也凍壞了，他的脚凍得痛不可禁。但他却堅

決地聲言說：

——無論怎樣我們都是不離開此地的。

直到深夜，哨哨才給了信號，說德國汽油車隊到來了。

載重八噸的汽油車一個緊接一個的駛來了。第一和第二輛油車碰着地雷被炸了，第三輛撞在第三輛油車後面了。三輛汽油車全燃起來了。巨大的火柱沖入了天際。這個不知厭倦的依里亞又把自己的隊伍帶到旁的地方去，在道上敷設起地雷來。敵人營裏着慌了。向肇事地點立即駛來了一輛滿載步兵的卡車。砰然一聲！卡車又撞着地雷炸碎了。

德國人用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樹林瘋狂地掃射了一整晝夜，還在這段路上，設了好幾天埋伏想來捕獲游擊隊。而依里亞却到旁的地方作戰去了。他向隊長請准了讓他到德國人搶劫集體農民時經常來往的那條孔道上去活動。強盜們常是沿着這條道路，坐着滿載皮襖、帽子、毡靴、裸麥、小豬的卡車而歸的。

依里亞帶着手榴彈來到了這裏。他說：

唔，讓我來懲治你們這些盜賊吧！不一刻，就有一輛卡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依里亞立即跑將前去，敏捷地向它扔了個手榴彈。卡車轟的一聲停住了。接着又駛來了一

輛滿載偷來集體農民東西的卡車。汽車夫探出頭來看出了甚麼亂子。依里亞就開匣子槍向他射擊。同時，依里亞的同志費里蒙諾夫，就向汽車扔了幾個燃燒瓶。

最後來的是輛載有步兵的卡車。汽車夫已趕忙駛過去了，但依里亞却竭其全力向他的乘客擲了個手榴彈。手榴彈爆炸了。這輛汽車就載着那些被炸死了的法西斯蒂奔馳而去。

依里亞使德國惡魔在莫斯科城郊吃過他不少的苦頭。單是把他的戰績全部記載下來，就會佔去整個報紙的篇幅。游擊隊談論到依里亞時便說：這個人真「勇敢」，真是「神出鬼沒」，真可稱爲「瓦洛科拉木斯克樹林中的霹靂」，「在他的脚下土地也會燃燒起來」。 依里亞足跡所到的地方，的確土地都燃燒着，倉庫向空際飛舞，汽油桶着火，汽車翻筋斗似的滾下斜坡。依里亞作了一百五十次爆炸，殲滅了很多的德國人。他拿匣子槍打死了九個法西斯狗。他好幾次臨到了九死一生的境地，但却倖免於難，活到如今。

德國人經常追蹤着依里亞，但又捕不着他。他是不可捉摸的。

法西斯惡魔從莫斯科近郊趕走後，我們才聽說那些奮不顧身地幫助紅軍的游擊隊員的名字。頭一個就是依里亞、庫仁。紅軍，游擊隊，婦女，小孩：都在談論他。

政治委員讚美地說道，——這樣的人，才可算作真正的英雄，他擁有多麼大的毅力呵！真可以拿他的故事來攝製影片，人們觀看這樣的影片，就是連看十次也不會生厭的！他有着鷹鷲般的精神！而其外表又是這樣一個貌不出衆的青年：並且因腿病，被解除了軍役。但腿痛的事，我們只是近來才知道。

政治委員還講了些依里亞遞請求書要求入黨的事情。會議是在樹林中一個土窖內舉行的。依里亞惶急地講說他的簡短履歷時，也是像這篇文章的開頭那樣說起的，就是說：在童年時候喜歡捕鳥，有一次他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腿，後來遂不讓他當紅軍：

游擊扎記

蘇聯英雄依里亞、庫仁 著

莫斯科！單是這個字就足以溫暖千百萬人的心。莫斯科，這是勞動者的城市，鍛鍊着堅忍不拔的波爾什維克幹部的城市。莫斯科——這是有斯大林作息其中的克列姆里宮的城市。

敵人威脅着蘇維埃國家的心臟。於是和平的城市莫斯科變成戰鬥總部的城市了。各街道上有義勇軍的隊伍川流不息，城郊構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成千成萬的莫斯科青年團員上前線去了，還有成千成萬的青年團員也準備在政府一號召時，便追隨他們前去。

(一) 上前線

輪船早已駛過大石橋了，但我還一隻手抱住欄杆，眺望着克列姆里宮的齒形垣牆，想把每一座塔，每個砲眼，每座塔上的五星都竭力記住。

今天，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我的最後一次班期，同時恰恰是我滿二十二歲的誕辰，

這是多麼有意思的偶合呵！雖然身體檢驗委員會解除了我在紅軍裏的服役，我還是響應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號召，投身做志願兵去了。我自覺是能執武器捍衛祖國的。此時，我正用臂肘靠着舵前的小欄杆望着我生長於斯和學習於斯的莫斯科。

我們已駛近鮑洛琴橋了。馳着電車，走動着人。人們一看見輪船，就站住了腳，向它揮手，有個姑娘把掛在她胸前的花朵拋來。我用帽子接住了它。我一面揮着制帽，一面却自言自語地說：『莫斯科人們呀，我還要回來的！回來建立幸福生活的！』

但是港口到了。我隨手按按那汽笛的開關，於是一陣熟悉的有點粗俗的汽笛聲驚動了掌管錨索的人們。我最後一次走到電話機旁，清晰的命令：「中——慢——停——退——停」，於是輪船就嗶嗶的響着，拉着汽笛，下錨繫索停住了。全體海員來到了甲板上。這時船主也出來了，我就是隨同他担任船上的大副。他接過了我手裏的舵。現在他須得加倍工作了。他緊緊抱着我，戴起制帽說：

——喂，依里亞，你記着，生不投降，不勝利就不要回來。

(二) 游擊隊裏

我們有十六個人。

年紀最大的，是我們年近五十的隊長。這是一個健壯的老人。夾有花白的濃黑的鬚

髯，蓬鬆的眉毛下一對愉快的眼睛。兩個月以前他是耕種機站的站長。但戰爭改變了生活常軌，年老的古茨克投入了游擊隊。該隊完全是由青年組成的。這裏有弟兄兩個：華西里和任雅。兩人都是青年團員。他們一塊兒唸書，一塊兒投入了游擊隊。從機器製造技術學校裏來了五個青年團員志願兵。來了一個生在德涅泊河上游的烏克蘭人彼得。他是我們的機關槍手。來了廚子米沙，我們部隊裏這樣喚他的。最後來到隊裏的是兩個女救護員——卓姬和安孃。他們是在看護速成班畢業後，自動請求加入游擊隊的。

我們一個一個的武裝好了，背上揹着大行軍囊，通過戰線。右邊，在明斯克大道上，在進行激戰，左邊有一個村莊在燃燒。某處在放迫擊炮，炮彈在我們頭上嗚嗚地叫着飛過。老黨員古茨克，自信地領導着自己那支還無戰鬥經驗的隊伍。有時我們停下來，大家圍成一團，在一盞小燈的微弱光線下，在地圖上查對我們的路線。

我跟在古茨克後面，雙手緊緊握着步槍，腰間掛着四個手榴彈。我竟不相信，近旁什麼地方會有德國人。我走的是自己的，祖國的土地呀，但是，看看隊長，看看同志們的臉，就覺到他們一種特別小小的神色。咳嗽是不能的。說話祇能低聲的說，因為我們根據人家的傳說，知道樹梢上時常藏着帶着自動槍的「杜鵑」。極小的不慎，就會使全隊覆滅。

過一刻鐘，我們來到了林邊。離我們不遠，傳來了德軍的傳令聲，立刻閃爍着幾團火花，傳來一陣迫擊炮隊轟射的響聲。隊伍不由地後退了，聽古茨克的命令，臥倒了。我臥在一棵粗大的松樹後面；敵人就在我們的近旁！

——出路只有一個，——古茨克說，——消滅敵人砲隊，乘着德國人放射火箭前，在黑暗中跑過開敞地帶。

那砲隊是由三架迫擊砲組成的，它佈置在離林子一百米突左右的隙地上。右邊傳來一陣喊聲，叫罵聲，——這是德國人在新的陣地上掘戰壕。左邊有一條小溪，岸上已經放着重砲。這是我們下午就已經知道了的。

——誰願意去擊毀那些迫擊砲？——古茨克低聲說道。

我第一個報了自己的姓名，接着就有廚子米沙和政治指導員。古茨克沒反對。過一分鐘後，我們縮着身子，每人帶着攻坦克的手榴彈，隱沒於黑暗中去了。

部隊須經常保持五十米突的距離跟隨我們前進。

林子完了。我們分配了目標，誰擊毀那一個。我分得了中間的一個。我有時膝行，有時爬着，無聲無息地向敵人爬近前去。稀疏的小松樹使我在砲彈爆炸火花時易於隱藏起來。德國人的形影逐漸分明起來。我爬到近前了，從這裏已很容易拋擲手榴彈了。

一陣尖銳的口哨聲，這是約定的行動信號。我拉開保險機立直了全身，把手榴彈拋出去。同時我倒下了。強烈的爆炸，火焰直衝。過一瞬間我又站了起來，帶着另一個手榴彈衝上前去。後面同志們已經跑上來了。迫擊砲倒在地上，輪子朝天，下面葬埋了兩個法西斯蒂，還有一個給爆炸力扔開，倒在旁邊。

米沙和政治指導員在兩翼上也得到幾乎同樣的結果。我第一個跑進林子，就在這個時候，四周照耀着明亮的微藍的光：這是德國人放火箭了。

—— 躺下！古茨克發出命令。

我們就立即伏倒在地上。敵人開放自動槍向原來炮隊的陣地和林子那邊打着，子彈却穿過樹枝，沙沙地在我們頭上飛過。

我們躲到樹木後面爬着退走，退到樹林深處了。

經過一刻鐘，我們就再往前向敵人的後方移動了。

到拂曉時分，我們離開戰線已經有十五公里，槍炮聲悠遠，林子裏靜寂無聲。我們休憩了一下，砍下茂密的松柏，搭了個大棚屋，並在那裏生起了火來。大部份人都躺在地上。廚子米沙口裏唱着歌同安孃一塊替我們作第一次早餐。彼得則帶着機關槍在前面不遠守着。我躺在一叢濃密的小松柏下拿出了一小卷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集……

我們覺得蕎麥粥很好吃！早餐吃得很歡樂。我們回憶着穿過戰線的情形。我們還是頭一次聽到炮聲和子彈的呼鳴哩。

我們整天在臨時的營裏憩息。傍晚時分，古茨克領我們向大道走去。大家仍是一個一個的曲着身子，沿着那難以辨認的小徑走去。清早之前，聽到一陣響聲。法西斯蒂汽車的馬達在開動。到大路還剩半公里的時候，古茨克派了偵察員去探聽動靜，看在路上行走的是什麼和是什麼樣的汽車。

過了一個半鐘頭，偵察員回來了，報告道：大路上連綿不斷的有許多汽車開向前線去。

白天在大路上敷設地雷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決定等到夜裏。

夜裏近十點鐘的時候天已斷黑了。我們的部隊向大路移動了。

間有幾輛汽車點着小燈開過，或者有一輛摩托車拍拍拍地飛馳過去。汽車的開動愈來愈稀。而到夜裏近兩點鐘的時候，完全停止了。

古茨克把我們的部隊分成四部分。我們應在三公里長的大路上埋下地雷。

指派我担任右面，我同自己三個戰士去執行任務了。

柏油路用軍刀勉強把它鑿破了。經過三十分鐘的勞動才把坑挖成。我放下了地雷，

18 把它們好好兒的掩蔽了：甚至於白天也難發現埋地雷的地方。

我們頭一批回到了集合地點。隨着我們而來的是古茨克所帶領的四個人。再過半個鐘頭其餘的人也到齊了。我們決定在第一批地雷爆發以後離開此地。

早上五點鐘傳來了一輛汽車的聲音。它載着沉重的貨物慢慢地爬着。碰着地雷了。發出了強烈的爆炸聲。火柱，烟，汽車被炸成三部分了，它在這裏結束了自己到莫斯科的征程。

在另外一邊，也傳來了同樣猛烈的爆炸聲：第二輛汽車飛向空中去了。我們不等以後的結果了。因為知道，不管怎樣，大路上的行動會要中斷四五小時的。

(三) 在樹林中

九月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我們隊伍參加了多次的戰鬥。幾十個法西斯蒂因侵入我國領土而葬送了生命。在林中的道上，炸壞和燒毀了六座橋，約有二十來輛卡車被我們的地雷所消滅。

古茨克的隊伍更親密地團結起來了。我們是個患難與共，甘苦共嘗的友愛家庭。有

次我們在莫賽斯克樹林中搭了營。

我們在鐵路上偵察了兩天。結果知道，在一個七公里的地段上，每天都有滿載貨物的車輛開赴前線。我們隊伍就決定在夜里去消滅車輛和破壞交通。

離黃昏只剩下兩點鐘了。大多數游擊隊員都睡了覺。廚子米沙在林中採了些磨菇在鍋裏煮着。我們採集樹林中的東西充飢已是第三天了。古茨克和政治指導員在閱地圖。我析了些松枝鋪下後，就仰面躺着，思想起自家的輪船來。不知不覺地打盹兒了。直到晚餐時才醒了來。磨菇湯雖有些發苦，但我們都樂意吃它，並且還誇獎了米沙一頓。

晚餐後，古茨克下了「持槍！」的命令，三分鐘後，隊伍就完全準備好出征了。

一個漆黑的秋夜。萬籟俱寂，只是樹葉在脚下沙沙地發響，乾枝吱吱的嚷着。隊伍鎮靜地走着。我們知道，德國人夜裏是不敢留在樹林中的。

半夜的時光，我們到了林邊。離樹林三百公尺的地方就是鐵路，鐵路周圍，不時飛舞着迸發光亮的火箭。

安好哨兵後，隊伍聚成一團了。

——同志們，——古茨克低聲向我們說，——今天的出征是很複雜的，須要格外沈着勇敢。也許會犧牲性命，但火車是一定要把它炸毀的。車只在夜裏兩點鐘時才來。你

們看，這裏地勢開敞，毫無掩蔽，是照得清清楚楚的。火車前面，德國人派有搖車先走，並且它上面安設起三架探照燈和三架機關槍。他們不斷地用機關槍掃射着前面和兩旁的地帶。火車熄滅燈火的在離搖車三四百公尺的後面跟着前進。要從樹林中來爆炸火車是不行的，因為我們沒有長的引線。但又不能敷設地雷，——因為這只能炸毀搖車。所以，出路只有一個——就是要去作冒險舉動。我們不能全隊動作。因為這會遭受無謂的犧牲。只要兩個人就行。任務是：選擇埋放炸藥的適宜地點，放好炸藥（我們有七八公尺引線），接好引線，自己帶着發電箱躺下。須讓搖車過去後，把火車炸毀，——古茨克這樣堅定地完結了自己的說話。——任務明白沒有，同志們！

——明白了！——大家不約而同的回答說。

——誰願意去執行這個任務？

我們每個人，連卓雅和安嬢都堅定地回答說：

——我去！

古茨克微笑了。然後說：

真是好漢，弟兄們！我也不想你們會有別的回答。好吧，看來，是得我親自指定。

依里亞你去吧。

我向前走了一步。

——彼得寧科，你去吧。

於是政治指導員就同我並排站着了。

五分鐘後，我們就滿帶着炸藥，與同志們告了別，隱沒於黑暗中去了。全隊都準備作戰，列成散兵線在林邊樹幹後面躺下了。

我們來到了路基邊。火箭飛起來照耀了沒有掩蔽的地面。當火箭還在燃熾時，我們就躺着等。我及時選了個安放炸藥的地方。這就是鐵路的轉彎處。我們在來車方面，離轉彎處七公尺地方的枕木下面安放了炸藥，好好地將它掩蓋了起來，並接上了引線。在火車轉彎處的路基旁，各自掘了個狹窄的塹壕，在那裏躺下了。

當工作時，是熱得很的，但我們一躺下，還把泥土撒蓋身上，就覺得寒冷。到夜裏兩點鐘時，我簡直凍僵了。雙足酸痛，兩手麻木。我覺得，我已凍壞了。彼得寧科也是一樣。我聽到，他在向手吹氣。難道這是取暖的辦法麼？不執行任務離開這裏吧，這樣的念頭，連想也沒有想過。

久之，從遠處傳來了一陣微弱的嗚嗚的馬達聲響。向前面暗處一望，我就看見有光。搖車跑來了，火車則在它後面跟着駛了來。

21
時間過得真慢！我凍得牙齒打顫的計算秒數等着。搖車愈接近了。馬達嗚嗚，機關槍噠噠的聲響愈清楚了，黑暗躲開了，光亮的探照燈照耀了大地。搖車只隔我們一百公

尺了。槍彈不斷地在頭上飛鳴。我恐怕，在這樣明亮的光線之下，我們會被敵人發現。搖車已在一傍了。探照燈照了照路基，就滑過去了。轉彎處拯救了我們。原來路基黑影掩護了我們，所以我們沒被發現。我聽到，槍彈在我們腳旁鑽入土中。但我却很鎮靜。我一隻手拿着引線，另一隻手則拿着手電筒的電池。

搖車奔馳過去了，從黑暗裏呼呼地鑽出了一輛熄滅燈光的火車頭：此時，幾秒鐘的功夫，就好像是度過幾日和幾年似的。我已不覺得冷了。我目不轉睛地只顧往前看。我仕等着。車頭已經逼近——蒸氣飛騰到我們身旁了。我接上了引線。猛烈的爆炸聲一響。周圍全都照得通亮。大的火柱冲天，火車頭前節往上一躍；這隻黑色的巨獸就像很不樂意似的臥倒路旁了。

一個爆炸剛完第二個爆炸又發作了。我覺得有木板，沙土紛紛落到我的身上。接着又發出了幾次爆炸聲，就再也沒看見，沒聽見什麼了。

(四) 在泥沼中

直到彼得和其餘兩位同志把我抬到林邊時，我才甦醒了過來。大地被砲彈閃焰照耀得通紅。路基轟成了深坑。車箱炸成了碎片。飄着窒人的煙霧。不時還在發出轟鳴：這

是槍彈的爆炸聲。

經過一點鐘後，我像沒有過什麼事情一樣，走在隊伍前面。只是耳鳴不止，——我的耳朵有點聾。彼得寧科的耳朵在流血，但他還是愉快地走着。我們是完成了我們的任務呀！

隊伍走了個通宵。我們越往前走，砲聲越響得厲害。已隱約可見被燒着鄉村的火光。我們已接近戰線了。

隊伍決定通過戰線去與紅軍部隊取得連絡。大多數游擊隊員的衣裳，靴子都破爛不堪了，人們底健康也壞起來了。於是我們就在茂密的松樹下，選了個好地方搭營休憩，以便次日晚上通過戰線。

我們還未及搭好松棚，哨兵彼得就急促的跑了來，向古茨克報告說：

——隊長同志，有一隊德國兵向我們這裏走來。

——於是他就清晰地發出號令——持槍！

準備作戰的隊伍，就列成散兵線躲在樹幹後面躺下了。

23 偵探狗。在離他們幾十公尺的地方走着——一刻出現了敵方的偵探兵。有兩個持着自動槍的德國人走了來。前面跑着一條支大的部隊，顯然是討伐隊。

——向毒蛇們開槍！——古茨克下令說。

發出了稠密的步槍聲，彼得跟着開放機關槍，就把步槍聲壓住了。德國人大聲地叫喊了什麼，就在樹林邊上躺下了。從那裏用自動槍射擊。我就躺在倒着的松樹後面，只是在見着目標時，才射擊。德國人在森林中與我們遭遇時，通常都是退却的。但這次却不這樣：大概，他們已知道，我們一共只有十六個人吧。他們在向我們躍進了。

——準備手榴彈！——我們聽到隊長的號令聲：

我選擇了個拋擲手榴彈的處所後，就靜候着命令了。

——開火！——古茨克叫喊着就頭一個拋了一個手榴彈。

十六個爆炸聲響成一團了。德國人叫喊着往後跑去了。地面全爲黑煙所籠罩了。隨即就沉靜了下來。只聽見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着受傷的法西斯蒂在呻吟。

古茨克又安靜地下令說：

——從左翼起一個一個的按着預定的路線退却。依里亞，你去帶隊吧！

於是我就很快地跳出來，一隻手拿指南針，另一隻手拿着手榴彈，走在隊伍前面。隊長和拖着機槍的彼得走在後面。我們走了很久，還時常聽到自動槍聲。追蹤我們的部隊大概只隔半公里了，後來就隔遠了些，而到黃昏時則完全停止了追趕。

夜裏六點鐘，我們疲倦得提不起脚步，來到了布立金諾村。我們已經有一晝夜以上沒有進餐了。透濕的破衣怪不舒服地粘貼住人的身體。下起細雨來了。我們就在樹林邊上坐下。

當我們看到不遠的地方，有塊種着馬鈴薯的土地時，我們是多麼的高興呵！

安孃，米沙和尼古拉就帶着行囊彎着腰爬去挖馬鈴薯。他們剛剛各自拖一行囊馬鈴薯來時，就在近旁的地方聽到了狗叫。於是我們就立即離開了這裏，向雅史諾村進發。後面槍聲響了，但我們並沒停留下來，我們知道，黑夜裏是不容易捕捉我們的。

一點鐘後，出現了一個鄉村，必需從開敞的地方繞過去。

我們又在林邊坐下了。古茨克彎着腰在看地圖並藉指南針上燐光的照耀研究着地形。可是，這隻追趕我們的狗，竟是多麼的可惡呵！又聽到了吠聲和槍響，而且，還看到從村裏飛出來的火箭。我們趕急退入了森林。火箭一個一個地飛揚起來了。村裏喧嚷起來了，槍聲也更爲逼近了。我們落在陷阱中了，不知道怎樣才可逃掉呵。

可是，古茨克是任何時候都不張惶失措的。他叫隊伍站了起來，然後就把隊伍帶到我們右邊的那個泥沼中去了。

旁的出路是沒有的。我們幾乎寸步難移。頭暈。很多袋馬鈴薯，因為無力攜帶，也

只得將其拋掉。追趕者逼近了。槍彈在我們頭上飛鳴。德國人來到泥沼近旁了。已可聽到冒罵叫喊的聲音。

但他們却沒有冒險前進。

當我們走了約一公里路遠，村裏響起了迫擊砲來。砲雷往我們頭上飛過，在前面很遠的地方炸裂了。一砲將止，二砲又來。我們就在乾燥的土塊上坐着。炮彈一個接連一個很均勻的打了來。但是我們已不甚介意它了：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我們相信，這樣的死是死不了的。在土塊上發現了一大幅像毛氈似的紅莓苔子。我是多麼愉快的大吞大吃着呵！同志們也和我一樣的來吞食它。

清晨迫擊砲停止射擊了，於是我們就兩個一組，三個一團的跪着或蹲着打盹。淡白色的曙光照耀着我們的避難所：一些稀疏的凋萎的樹木，青苔和紅莓苔子遮蓋着的土堆，周圍都是水，水……

日子真是過得慢。濕透了的雙腳已經發冷，而且開始僵凍了。舌頭也因吃紅莓苔子吃得發腫了。人們面孔都有些發黃。再過一晝夜——我們是誰都逃不出這個泥沼的。

(五) 歸來

隊長和米沙出發偵探敵情。直到黃昏時節，他們還沒歸來。在村子後面某個地方正在進行劇烈的戰鬥。時常有炸彈爆裂，——這大概是從飛機上投擲下來的。砲聲混成了劇烈的轟鳴。一股窒人的煙氣，定是村落被焚了。

天已完全斷黑了。突然發出手槍的聲響。又聽見古茨克的聲音。幾分鐘後，他就同米沙和一些旁的人向我們走了來。

——同志們，我們得救了！——古茨克叫喊說。紅軍已把德國人趕走。這些人便是來接我們的了。

古茨克指了指五個紅軍。我想站起身來，但兩腿已不聽我使喚了。右腿浮腫而且發黑。當時我差不多已不注意及此了。看見戰士，——我們最親近的兄弟，我真是快活已極。

我在敵後打了兩個月仗。現在又和自家人在一塊了！我沒有覺到自家流淚，因為我的快樂，就是全隊底快樂。我也不記得，當紅軍兵士把我扛走以後，還發生了些什麼事情。我時常失去知覺。但記得：當他們把我從泥沼中抱出來的時候，戰士們團轉包圍

28 了我們。他們親愛地向我們握手，把自己的外套給我們披上，讓我們手套，給了我們

一些報紙並拿出那蓋滿了灰塵的糖。

一位年輕的大尉，前來向我接了個吻，並大聲說：

——祖國是不會忘記你們的，你們是真正的人民報復者！

：時間過得這般慢。七天的醫院，竟使我這般的生厭，甚至覺得，與其躺在醫院裏，倒不如坐在泥沼中好些。

十一月一日了。我走進軍部。他們是多麼親熱地接待我呵！詢問了些我們在敵後活動的情形。當我問及隊伍行蹤時，這位團長望了望旁邊向我說，休息去了。難道我能相信這個麼？難道古茨克真的會休息去麼？我明白了：隊伍是棄我而去了。

(六) 重返莫斯科

十一月的莫斯科：是永不會忘記它的英勇面貌的！當時法西斯蒂瘋狗般的向我們首都闖進，戰爭的前線日益接近了城市。在莫斯科街衢上軍隊的輜重車輛川流不息。上前線的工人隊伍絡繹不絕。坦克的吼聲喧鳴不已。天空中的飛機循環不絕。捍衛莫斯科，免受敵機的空襲。

在這些嚴重的時日，我念及我處在直接捍衛祖國戰士的隊伍以外，直是痛苦到極點的。經常與出發前線同志們的會晤，只是更加深了這種感覺。游擊鬥爭劇烈時日的情景我是片刻沒有忘記的。

有次我遇見了照像師費多托夫，他曾潛入我們隊伍行動的區域，並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拍照了幾張照片。當時他曾說，「這種材料是歷史所需要的」。說句老實話，當時我們是不大相信，他在這樣不適用於拍照的條件下會有什麼結果的！可是現在莫斯科，費多托夫同志却把小小一本嵌有精緻照片的冊子拿給我看。

當我翻閱這本照片冊子時，就想起了許多劇烈的戰鬥事蹟來。你看這是德寇倉庫被炸的情形：這是我們在馬路上敷設地雷：這是我們在火堆旁邊蹲着烤火，並耐心地等待我們廚子米沙用乾糧熬粥：

當我看到廚子米沙的照片，我就想起我同他一塊參加了一次最有興趣的出差的情形。我們須得到村裏探聽德寇的情形並取得糧食。

29 當我們走進村子時，天還沒完全斷黑。一個年輕女人拿着桶往井裏去打水。從她那裏知道，在村裏並沒有德國人，這個女的，原來還是個集體農莊主席的女人，她很高興地把我們請到了她的家裏。集體莊員告訴我們說，德國人時常到村裏來；三天以前，他

們會把全體居民趕到了村長的住房，並命令立即收集二百普特的黑麥和五十件皮襖；現在，村長——從前的富農，正在給德國人收集黑麥，皮襖，牛奶油，小雞等物品。

古茨克與政治指導員，廚子米沙和彼得等一同到村長處去了，而我們則留下擔任警戒，放哨。後來古洛克會把這次訪問的情形講給我們聽過。

這個村長按其外表看來完全是個標本式的富農——紅紅的臉孔，胖胖的身體，繡花的襯衫，襯衫上套着背心，肚腹上露出一串掛錶的金鍊子來。後來才知道，他曾被蘇維埃政權判過罪，後來逃跑，潛匿起來了。當德國人到來時，他就自告奮勇，去為他們服務。德國人把已歸於集體農莊所有的房屋歸還了他，還給了他兩條屬於集體農民的黃牛和七隻綿羊。於是他就像狗一樣的來給主人效勞了。

叛徒很藐視游擊隊員的，因為他把他們當作了集體農民。可是，當一看到武器時，他就目瞪口呆起來了。古茨克開始審問了。村長低着他那塗滿髮油的頭顱勉強地，低聲答話。審問完結後，政治指導員就在戰地用箋上寫下了判詞：「霹敵」游擊隊在A村發現了富農托洛菲莫夫，他曾因焚燒集體農莊倉庫被法庭判罪。德寇到來時他隨着返鄉了。他現在替德寇收集着黑麥、衣服、食品等物。因此「霹敵」游擊隊特將這位叛徒和祖國敵人判處極刑」。

政治指導員把判詞交給了隊長，於是隊長就站起來宣讀了這個判詞。叛徒就這樣地被游擊隊押到花園裏去槍決了。彼得打開了那滿載穀物的倉庫；一切被搶劫來的物品，農民們都可以拿回去了。

許多過去的情景，不斷地在腦海中縈迴着。我記起我們在公路上迎接德國輜重隊的情形，從埋伏裏殲滅德國自動槍手的情形，把持一段路，截斷德寇交通的情形。這是多麼戰鬥的生活呵！營裏的生活是何等的友愛！打了勝仗後的休憩，又是多麼的愜意！

我們燒起火堆，掛着小鍋，烘着衣服，查驗着槍枝。弟兄們各自講着生平各種趣事。廚子米沙，在和平時期會遇到了不少的奇事。他一開始講說，大家就會笑得打滾。我記起了這些故事，記起了隊伍底生活以及這種生活的一切痛苦和快樂，一切困難和遭遇，就使我想到同志們那裏去的情緒，更爲加強起來。

如果要再去打殺德寇，那就必須養好身體。如果真正的願意養好身體，那就沒有養不好的。

於是我每天都去散步，走個五六公里的路程，早上和晚上的時節還作作體操。我的健康，也就逐漸復原了。腿也不痛了。我自己也覺得興奮得多了。

幸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得到了允許，回到後去參加戰鬥的工作。

(七) 在游擊司令部裏

呈現在眼前的，又是些綠油油的松柏叢林，可是薄薄的冰凍已凝結了大地。初雪後的土地是易於行走的。但是有個不好處：這就是容易留下痕跡。我們一共兩人——我和我的同志高甫曼。我們是還在莫斯科時就已經認識了的。他的身材魁梧，頭髮黑黑的加上一付嚴肅的臉孔。他是丟下妻子和兩個小孩在莫斯科，自願去當游擊隊員的。

我們走了快兩個晝夜。戰線已離我們很遠了。高甫曼用指南針檢查着我們的道路。我則按着地圖來檢查它。我們還各自背了一口袋地雷。聽說瓦洛科拉木斯克游擊隊就是在這些地方活動，而我們就是找他們去的。

在十一月的一個寒冷的晚上，我們終於碰見了游擊隊的偵探兵。當我們在一條難於辨認的小道上行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大聲叫喊說：『站住！把手舉起來！』，此時我跳到樹後，準備好手溜彈了。在我們面前站着的却是幾個手拿武器穿着便服的人。

他們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回答說：『自家人』。

我們就一同走去了。

游擊軍官懷疑了我們很久，檢查了我們的文件，然後就把我們帶到一座哨所去了。

在那裏我們會見了游擊隊的政治委員孟拉爾舍科夫同志。他年約三十來歲，但是好久沒有刮臉，却把他顯現得年老得多。他盤問了我們好半天。直到他完全確信我們是自家以後，才溫和地說道：

「爆炸手我是需要的，我允許你們加入我的隊伍。可是，如果你們要作叛徒的時候，——我們的法律是很森嚴的」。

我們在一些土窖旁邊碰見了隊長塔古諾夫同志。他那口慄悍的捲鬚和圓圓的羊皮帽，使得他很像夏伯陽。

我們與隊長一同走進了土窖。土窖是很大的，在壁上設了許多吊牀，中間安着爐子。有二十來個游擊隊員拿着軍用菜盒在牀上坐着。正是午飯的時間。棹上給我們空出了位子來，擺上了兩大碗油膩膩的白菜湯和兩大塊白麵包。

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熱寧，把我們帶去看游擊隊野營時，天還沒有斷黑。四個掩蔽得很巧妙的住人的土窖，嚴如一座小的城市一樣。可以從它的旁邊經過而不會覺查到它的。這些土窖彼此間以及土窖與崗位之間都安有電話。在土窖內還設備有廚房。在這裏作飯的廚子是一位從前的汽車夫，名叫普拉托諾夫。除此以外，在土窖內還設有澡堂，軍械庫和糧食庫。

有着這樣的根據地，有着這樣的糧食儲藏，是可以行動整年的。德國人是打不進這裏來的！左右兩方有着大的泥沼，周圍盡是森林；不熟悉路徑的人，是無法到來的。

我們轉來的時候，土窖內已燃着電燈，響着無線電廣播了。所有這些設備，全是出自從前郵政局長——沈科夫一手辦好的。

早上我們來到了司令部。棹旁坐着隊長和參謀長——這就是在營裏首先迎接我們的史列卜聶夫同志。他們簡單地解釋了任務：偵查公路上的動作；如果可能，那就給它埋上地雷。

經過十來分鐘，我，高甫曼和當地的游擊隊員——嚮導人坡塔坡夫，就消失在茂密的叢林中去了。晚上五點鐘的光景，我們來到了公路旁，那裏有着許多坦克、汽車、摩托車不斷地在這條公路上奔馳。當道路上的運動稍微靜寂時，我們就走到公路上，持着槍向前邁進。尋找敷設地雷的恰當地點。

突然看見前面有兩個不相識的人。

我們開了公路，仍小心翼翼地沿着道旁繼續前進。不久我們在黃昏中，模糊不清地看到了一大黑堆用蓬布蓋着的箱子。旁邊還站着有衛兵。很明顯的這是堆棧。

我們從另一方面繞過去。原來却只有兩個衛兵。我們估計到當時的情況，就決定消

滅這個堆棧。

於是我就命令說：

——高甫曼，你監視右邊的衛兵，如果他發現我時，那你就向他開槍。坡塔坡夫你也照樣的來對付這左邊的衛兵。

我悄悄地爬到了一堆箱子旁邊。看來，這是個臨時堆棧。打開一口箱子來看，原來却是些槍彈。我又爬到另一堆木箱旁邊，這裏却是些裝着砲彈的長木箱。再往前爬。就是一些籃子，打開一看，却是些航空彈。它的旁邊有着大批手榴彈。在堆棧的盡頭堆積了大堆汽車輪箍。此處也有許多油桶。我爬到一個油桶的旁邊，一把桶蓋擰鬆，汽油也就隨之流出來了。不一會汽油透濕了它周圍的箱子，於我就拿出引線，將其一端插在木箱底下，而把另一端牽到外面。然後我就仔細的眺望着四周，側着耳朵傾聽。寂靜無聲。於是我做開大衣阻擋着風來點燃了引線。

當引線燃得吱吱發響的時候，衛兵打了一下驚，但却沒有離開原地一步。

我剛回同志處時，就發出了輕微的爆炸聲響。這是汽油着了火。於是我們就跑進樹林，停下來等候動靜。聽見一個航空彈的劇烈爆炸聲，接着又是第二個，繼之而起的則是些砲彈、槍彈、手榴彈炸裂聲的齊鳴：

孟拉爾舍科夫同志早在哨所上等着我們了。他擁抱我們以後說道：

「這才真正是游擊隊的工作。」

堆棧燃燒了一整夜，子彈爆炸了一通霄。早上偵探兵前來報告說，道上的交通已經斷絕了。

（八）在道上的戰鬥

我奉命去截斷德國人在靠近戰線的主要孔道上的交通。願參加這次動作的人是很多的。我們挑選了幾個青年團員：其中有布里梁托夫，蘇奇金，克拉斯諾夫，克拉尤什金，費里坡夫，爆炸手安得楊諾夫。夜裏三點鐘，拂曉時分，我們動身了。在關口上我同政治委員告了別，發了持槍命令，我們就跟着我們的嚮導人費里坡夫沿着小道前進了。在樹林裏，在深及腰際的鬆軟的雪裏鑽了個整天。傍晚時分從遠處傳來了摩托聲響。大概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條公路。

安置隊伍休息以後，我就和克拉尤什金一同穿着白衣前去偵查敵情。在灌木叢的掩護下，我們潛入了公路旁邊。德寇的摩托車，汽車，拖拉機，在離我們幾個米突的地方奔馳。這是供給德寇戰線主要脈絡之一。

找到敷設地雷地點後，我們就歸了隊。天剛斷黑，隊伍就來到了公路上。蘇奇金防守着左翼，克拉斯諾夫在離他兩公里遠的地方，埋伏了起來。其餘的人就挖着埋藏地雷的坑。我親自敷設了地雷。我們把敷設地雷的地方掩蔽好了以後，就走進了樹林，決定在那裏等到天亮。

六點鐘的時候。十一月的蒼白色的曙光。我們躺在道旁，不耐煩地等待着敵人的汽車。直到近七點鐘的時候，在公路上終於出現了一對明亮的汽車燈光。這是輛八噸重的卡車開赴前線。我們屏氣凝神地注視着它向敷設地雷的地方駛來。

火柱冲天，隨着是劇烈的爆炸聲響：

接着又有一輛載着軍隊的卡車飛奔而來碰上了地雷。這輛汽車也就立即飛入了空際。原來，一整隊卡車沿着公路走了來。第三輛，企圖繞過被炸的汽車，想由道旁通過。但那裏也是有我敷設的地雷的！

整隊汽車停下了。大批的德國人從汽車裏跳了出來。於是我就發出命令說：「向法西斯開火！」

37 了。我們當中有些人會用穿甲彈射擊汽車摩托。幾輛卡車着火了。

有四十來個人的德國部隊從村裏向着喧嚷和發槍的地方跑來了。它想從左右兩翼來包圍我們。新的命令。弟兄們向進攻的德寇開火了。德國人支持不住，退却了。

五分鐘後，從村裏向林邊施放起迫擊砲來了。最主要的工作已作好了。於是我們就決定退却。正午時候，我們來到了另一條公路。這次我們却決定更「熱烈」的來歡迎德國人一下。於是我們就在道旁幾個公尺的地方埋伏下。

過半點鐘的工夫，我們就聽到駛來的汽車聲響了。當汽車來到我的跟前時，我就向它扔了一顆手榴彈。但沒打中汽車夫，他反而開足速率走去了。游擊隊並沒張惶失措，立即開了槍。一排槍響，車夫就被擊斃，卡車則撞在樹上碰壞了。

一會兒從轉彎處又冒出了兩架卡車。一架卡車得以跑脫了。但克拉斯諾夫已向它扔了一顆手榴彈。當第二架來到跟前時，我就拿着手榴彈向它跑了去。在車上坐着有二十個兵士。步槍，丘八們頭上包着的各種花花綠綠的女人頭巾，閃爍着發光：於是我就向着這一團扔去一顆手榴彈。轟的一聲爆炸，汽車夫就拖着一車死屍跑去了。

此時，從轉彎處又跑出了兩架卡車。卡車上的丘八們施放着猛烈的火力。我已來不及回到自己弟兄那裏，只好向着道對面的森林跑去了。突然，從道路的另一端上，也出現了兩架載滿自動槍手的卡車。這些自動槍手沒待停車就跳了下來，分着兩翼向我們的

隊伍包抄了上來。

於是我就立刻下令說：

——費里坡夫，你指揮隊伍，把它帶回根據地去！

立即聽見回答說：

——是的，我指揮！

(九) 追蹤

游擊隊退進森林了。德國人却跟蹤追趕着他們，但一碰到強烈的火力就立即退回原路了。幾個兵士跑到炸壞了的卡車旁，在地上鋪好蓬布，就在它上面放了六具死屍。

忽然一個軍官用手槍向着我搖幌。一羣自動槍手向我跑來了。我拿着匣子槍向他們開火了。彈膛裏的子彈射完以後，我就跳起來跑進了樹林。德國人則在後面追趕着我。敵人射來的槍彈把我腳旁的雪地打得像蜂窠一般。不久追趕者就落在我的後面很遠了。十五分鐘後，我就來到了兩點鐘前我們敷設了地雷的那條道上。

39
我坐在樹樁上，拿出了地圖和指南針。剛打算確定方向，忽而就聽到有着摩托的聲響。我記起來了「這是我們敷設了地雷的地方！」我還沒有來得及收好地圖，旁邊就發

40 出了爆炸聲：卡車飛翔於空際了。卡車週圍的雪都成了黑色。

道上發出了槍響和叫喊的聲音。德國人追蹤而至了。我立即跳起來，隱身於低矮的灌木叢中跑走了。跑了半個公里，來到了林邊。離這不遠的地方是一條大道，望見一個村落。再沒有逃跑的地方了。往前是一片空闊的平地和被敵人佔領的公路，往後則是追擊我的德國人。

我還沒來及思索，就看到一匹拖着雪車的馬，在雪車上坐着兩位姑娘。我就跑到她們跟前問道：你知道A村在什麼地方麼？因為從A村到游擊根據地的路我是熟習的。姑娘們微笑了，就往村落指了指。一個姑娘笑迷迷地問道：

——你從那兒來？

——落了隊的，——我回答說。

——帶着手榴彈和手槍落隊麼？——另一個姑娘笑着補充說。

——咳，行了吧，姑娘們。最好請你講講怎樣才能到達A村去。只是不會遇到德國人才好。

——坐下，我們把你拖去吧，——一個姑娘莊重地說。

遠處出現了幾輛德國卡車。也沒有工夫思索了。大概各條道上都有騎兵，摩托車手

奔馳着尋找游擊隊的。於是我就馬上跳上雪車，躲到乾草裏，並在匣子槍裏裝上子彈。姑娘們就趕着馬走並唱起歌來。

一切都很平安的過去了。馬跑得很快。半個鐘頭，我就到了村落。我深深地感謝了這兩位姑娘，等她們走得看不見人影的時候，我就用短劍把德國人沿路安設的電話線在兩個地方割斷了。

我整理了下背上的行囊，一隻手緊握着手榴彈，另一隻手拿着匣子槍，向鄉村走過去。農民們眼望着我過去了。

在道上，我遇到了四個鄉村，其中並沒有一個希特勒兵士。這些鄉村都是隱在瓦洛科拉木斯克茂林中，隔大道很遠的。

清早我來到了自家的根據地。

此後，我們這組人，每天都出去執行戰鬥的任務。周圍的道路，沒有一條不曾被游擊隊爆炸過。有天，我們碰見了一輛司令車。法西斯蒂會企圖反抗。但我們全把他們消滅了，奪下了軍官底通行證和武器。我們在黑色的車身上用粉筆寫道：『誰敢踏進我國，誰就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十)炸橋

不久，本組奉命炸橋。這橋是敵人向前綫運送汽油、彈藥和糧食必經的孔道。我和另一個同志奉命撲殺守橋的哨兵。

嚴寒的夜。細雪霏霏。破曉之前，我們來到了橋畔。前面已隱約可見哨兵的黑影了。我們跳進小溝，在蒲草掩蓋下，悄悄地爬到了橋邊。我的同伴爬到道路的對面。我們約定按信號同時向哨兵撲殺。

德國丘八們打了寒噤，就在地上蹬腳，搓手取暖。我們則耐性地躺在溝裏，等待適當時機。

戰線離這裏有五六公里。在火箭不斷地發射時，我們明顯地看到了橋上法西斯蒂的黑影。

我騎着，手裏捏着短劍。這裏開匣子槍是有危險的，因為射擊聲會被鄰近的敵人聽到的。

結果，我聽到了我的同伴的哨聲。我們就一同跳起身來，向哨兵撲將過去了。他們沒有來得及轉動一下，就倒了地。

我們消滅哨兵後，就用哨笛再喚了兩個在林裏等着的游擊隊員。橋的兩端都安放好了炸藥。我把同志派走，點好引線，也就逃進樹林了。幾秒鐘後，發出了爆炸聲。火焰冲天，周圍很遠的地方都照亮了。橋被炸毀了。

在這條道上，希特勒軍就不得不停止幾天的交通。

（一一）『莫斯科，你聽吧！』

我們幾次出動後，就決定把自己的行動去報告本隊司令部。我們三人同到司令部來了。在積雪裏走了二十來公里路程。在離道路很遠的一個叢林中，找到了游擊隊的土窖。參謀長史列卜聶夫迎接了我們。他經常是肩着自動槍，掛着手榴彈，穿着短皮襖，束着一口大鬍子：十足的游擊隊員模樣的！司令部是在很深的地底下，在幾間又寬又大的土窖內。

我們把本組的戰鬥行動，爆炸堆棧，橋樑的事件，都一一地告訴了隊長。隊長詳細問過我們戰鬥活動的一切情形後，他說：

——現在我就把你們的消息發給莫斯科。

起初我們以為是隊長在開玩笑，但接着就看到他走到無線電發報機旁，叫着莫斯科

——莫斯科，你聽！：游擊司令部報告：莫斯科：莫斯科：游擊司令部報告。轉達我們的戰報。

他把我們的行動，用無線電轉達了很久。他通知了我們最近一月以來所作的一切工作。

幾天後，經過戰綫給我們送來了許多報紙，我們讀到了關於我們隊伍的詳細消息。：早上和隊長告別，領得指令，就回到本組來了。

(一一二) 集體農民大會

有天隊長和幾個同志到村裏召集集體農民會議。村裏沒有德國人。但我們還是在村子周圍放了步哨，在道上安設了手提機關槍。我們進了村落時，街上已聚集了大羣集體農民，婦女和小孩。我們進屋去與主人寒暄了幾句，就同史列卜聶夫同志一塊在棹旁坐下了。

我們有幾個弟兄到村裏挨戶召集集體農民開會議去了。屋子裏很快地就來了五六十個人。只好打開朝着街的大門，因為在塔旁還站得有許多人。

隊長從營裏帶來了情報局的戰報。

暫時淪陷村中的一部分居民，一點也不知道戰爭的情形。集體農民甚至發了這樣的問題：

——列寧格拉被佔領了麼？難道莫斯科被包圍麼？

我們把所知道的一切，都盡量的告訴了集體農民。

史列卜聶夫在會議終結時說：

——集體農莊莊員同志們，你們是處在希特勒軍佔領的區域裏。法西斯蒂是隔你們不遠的。但敵人是嚇不了俄國人的。在我們游擊區的蘇維埃政權，是堅固地存在着。游擊隊司令部就是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司令部底命令，是一切人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會議繼續了四十來分鐘的光景。我們離村時，曾有大羣人來給我們送行。許多集體農民已趕忙回家去，給我們拿來了他們「隱藏起來以備萬一」的武器。

（一二三）重逢

不久我們又來到了森林，炸毀了倉庫、橋樑、殲滅了德國的駐防軍隊。

在沒有睡眠的漫長的夜裏，我們傾聽着日益接近起來的戰線上的轟鳴。我們的軍隊

46 在進攻。游擊隊加緊了對敵人輜重，對往西退却的德國部隊的襲擊。村民正準備迎接自

己的解放者。

這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嚴寒時日。有天我們決定把公路旁一個村中的法西斯蒂趕走。

突然看到：在樹林邊上，出現了一些騎兵。我們躺在雪裏準備射擊了。突然史列卜聶夫向我們跑來叫喊說：

是我們自家人！弟兄們！出來吧！

於是我們又在自家親愛的蘇維埃人民中間了。我們在冒着煙的飯車中間來回地踱着。紅軍兵士也在這些飯車周圍的雪地上捧着菜盒喝湯，我們都愉快得喜笑顏開，來與這些不相識的戰士握手。

一會兒走來一位少校，轉達部隊司令的命令說：『要游擊隊底指揮人員立即去講話。』

陳持巴則上校底司令部，是設在附近不遠的森林中的。有人把我們引進了一間高大的土窖。上校是位身強力壯的人，穿着樸素的軍衣，坐在一捲剛可合抱的乾草上休息。

陳持巴則上校底禁衛部隊在某處突破德軍防綫，前進了四十公里，並深入敵後。這

部隊包括有騎兵、滑雪隊、航空隊等。這是武裝齊全訓練有素的部隊。

我們還在與陳特巴則上校初次見面時，就深信這點了。

一位中尉走了進來。

——報告上校同志。你給的任務並沒有完成：在村裏有四十個德國人，我們都回來了。

陳持巴則很生氣地說：

——你們怎敢回來？你們有幾個人？

——上校同志，三個人。

——德國人呢？

——上校同志，四十個。

——怎麼，——陳持巴則說道，——你們，三個烏拉爾人不能趕走四十個德國人

麼？！趕快去執行我的命令！

中尉行了個軍禮，就走出去了。上校立即叫了個少尉來，並命令他說：

——你跟在他們後面作後備去吧。

……幾點鐘後，中尉就汗流滿面，手綁着綳帶，穿着燒壞了的軍外套回來了。

他驕傲地向隊長報告說：

——上校同志，你的命令完成了。殲滅了十六個德國人，其餘的逃跑了。村子已被我們佔領了。

游擊隊與上校陳持巴則所帶領的禁衛軍，一同行動了幾天。德國駐防軍和倉庫底配備情形，我們都一一有了確實的消息，而且還知道了道上和橋上敷設地雷的圖案。這些材料對於禁衛軍是很有用的。

我們與禁衛軍告別時，陳持巴則下命令全部戰士在鄉村廣場上排列起來了。於是這隊整齊的，堅如鋼鐵的光榮禁衛軍隊伍就莊嚴靜默地直立着。

游擊隊有三十人光景。我們也在廣場上排好了隊伍。我們周圍圍繞着許多自家人，親愛的集體農民。在嚴寒的空氣裏發出了口令，——立正！

陳持巴則上校開始演說了：他講到了禁衛軍還須克服的許多困難，還要渡過的難關。

——但我們知道，——他繼續說，——在敵後任何一個區域裏，我們都會遇見游擊隊——我們最好的助手和朋友的。我們預祝你們在與德國侵略者鬥爭中的成功。讓游擊隊員的手永是堅強的，眼睛永是銳敏的，心臟永是英勇的吧！

我們就此告別。

陳持巴則上校的部隊，很好地執行了自己的任務，擾亂了敵人後方後，就順利地回到蘇維埃領土去了。這些事情我們都是後來才知道的。

*

*

*

晚上我們隊伍又佔領了一個鄉村。

天亮的時候，我們走到村莊邊上，大家都是很興奮的。突然我們看見了一個騎兵往村裏飛奔地跑了來。一看到我們，他就躊躇不前了。於是我們就大聲喊道：「舉起手來！」

馬人立而啼，孟拉爾舍科夫却緊緊地抓住了韁繩。

騎兵被我們包圍了。

——你是什麼人？

他一點不害怕似的反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游擊隊。

於是這位兵士就跳下馬來，擁抱着我們說：「弟兄們，你們好吧，給我一袋煙抽吧：我們終於遇見了你們！：紅軍部隊快到來了。」

一看，兵士們都下了馬，向着我們走了來。大家擁抱，接吻：
這是我生活中最興奮、最快樂的會遇。

*
*
*

我又來到祖國的心臟——莫斯科了。我看見它的美麗的街道、廣場、克列姆里宮塔上的五星、灑有雪花的列寧墓：第二次出征敵後的生活，就此告終了。游擊隊的戰鬥事業，竟能為祖國盡了相當的義務，幫助了紅軍在莫斯科城郊粉碎敵人，這是我自覺高興的。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最近出版了許多描寫蘇聯人民偉大保衛祖國戰爭英勇事蹟和人物的文藝著作。
中國讀者必須人手一卷。

已出書目：

戰鬥與行軍

——一個集團軍軍長底回憶錄——

郭洛多威科夫 著

丹娘

——一個游擊隊女英雄的故事——

里多夫 著

在皮特撒姆路上

—戰地記者隨筆—

游擊札記

蘇聯英雄摩仁 著

俄國人物(戲劇)

西蒙諾夫 著

目擊記

班菲洛夫 著

復仇火燄

巴夫連科 著

列寧城的故事

梯浩諾夫 著

英勇列寧城底青年

依萬諾夫 著